

圣经中的城市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城市是圣经的一大主题, 圣经中的城市观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圣经中的城市形态表现为罪恶之城与圣城的对立两极。罪恶之城集中体现了人类淫乱放纵、拜偶像、排斥异己、迫害外来者的罪恶; 而圣城则体现了审判世俗城市的价值准则; 作为一种乌托邦幻像, 圣城被表现为一种非物质的精神世界, 一种远离现实城市的精神和宗教象征。

关键词: 圣经; 城市; 罪恶之城; 圣城

Abstract City is a significant theme in the Bible. The visions of the City in the Bible influence the Western Literature's imagination of the city. There are two opposite forms of the city: the secular city and the God's city. The evil secular city is an embodiment and a celebration of licentiousness, idolatry, exclusion, and oppression, whereas the God's city, an embodiment of value standards and a Utopian phantasm, is a purely spiritual world and a symbol of religion and spirit far away from the real city.

Key words: the Bible; city; the evil city; the city of God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6)04-0083-15

从城市的角度阅读圣经, 可以说, 圣经也是一部审判、毁灭世俗城市并重建天堂城市的圣书。圣经中的著名城市, 有关城市的象征、比喻和启示, 不断回响在后世的文学中。^① 罪恶之城和天堂之城影响着后世对城市的想象和表现, 罪与罚的城市观成为评价现实城市的价值尺度和话语资源。^② 正如乔依斯·卡洛尔·欧茨所说: “城市作为人类想象的原型,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天堂之城、神之城、人之城、死城、旷野

之城——存在了几千年。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城市吸收了神之城与人之城的对立形象,表现了在一个普遍失去了宗教的时代人的心理需要。当代城市,作为人类创造力的表现,作为文明本身的一种物质表征,必须把它当作乌托邦,即圣城的一个必然的悲剧性失望——即地狱——来阅读。”^③因此,现代西方文学强烈的反都市主义思想不只是对自由放任的商业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的反应,而且可以看作是犹太—基督教中的先知话语模式在现代的再创造。对城市的反思与批判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根源。

一、城市与罪恶

综观圣经,一种强烈的反城市倾向贯穿其中,占据城市叙述中心的不是城市的建造而是城市的堕落与毁灭,对罪恶之城的诅咒和审判远远超过对于天堂之城的赞美和设想。所多玛、蛾摩拉、尼尼维、耶利哥、耶路撒冷、巴比伦、罗马……,这些都是被上帝所诅咒、毁灭或者被先知预言注定要毁灭的罪恶之城。正如神学家罗那尔德·D·帕斯卡瑞罗(Ronald D. Pasquariello)所说:“在圣经的叙述中,这每一座城市都以反对真神、拜偶像、压迫神的子民而著称。这每一座城市都是一种危险的象征,象征着城市生活对信仰上帝的王国的生活的威胁。从这一角度来看,城市是罪恶之地。”^④在圣经中,耶和华也基本上被描绘成“一个流浪的、游牧的、城市的毁灭者”。^⑤圣经学者雅克·埃路尔(Jacques Ellul)在其《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1970)一书中,考察了在古代希伯来语言中“城市”一词的复杂意义:“通常用来表示城市的词也有‘敌人’的意思,与城市相关的词也包含着守望天使、复仇和恐怖的意义。”^⑥他认为,圣经主要表现的是城市的负面价值和对城市的否定,“从圣经的第一部到最后一部书都是对城市相同的审判——

否定的审判,人类城市作为拜偶像、压迫奴役人的地方,在那里人的世俗权力与神的权力对抗……,纯洁的游牧生活与罪恶的城市生活对立。正是在城市中,以色列人屈服于奴役状态,处于悲惨和罪恶的境地。在城市中,人民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处在无休止的喧闹中,无从过孤独、冥想、与上帝真正接触的生活。”⁷⁷

在圣经中,人类第一座城市的建造者是杀人犯该隐。该隐因妒忌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受到耶和华的诅咒和驱逐:“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当的。你如今驱赶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⁷⁸该隐戴着上帝给他的记号离开了居住地,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他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以他儿子的名将城命名为“以诺”。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城市,这第一座城市便是罪犯的“产儿”,也是上帝惩罚罪恶的结果,蕴涵着人的定居与漂泊、远离上帝、斩断亲情、城市作为藏污纳垢之地的象征意义。城市是漂泊者为自己建造的定居地,他的罪恶、他与上帝的疏远,又使他注定要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定居地漂泊无依。博盛·帕克(Burton Pike)在对神话与宗教之城市想象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城市的建造者是杀人犯,如杀兄弟的该隐、罗姆卢斯(Romulus)⁷⁹和杀父母的忒修斯,他认为,在这种将城市建造与犯罪联系起来的“城市起源说的背后,存在着一种观念,即城市体现了与自然世界的分离、人的意志强加于神创造的自然的秩序之上,城市的建造是对神圣秩序的一种干扰行为,因此,伴随着一种负罪感。”⁸⁰

城市作为人类欲望和意志的象征,与神意的对抗,典型地体现在巴别城的故事中。口音一样的“天下人”在迁移中遇到了一片平原便定居下来,为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便烧砖为石,试图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耶和华降临查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⁸¹巴别城的建造意图,体现了居住在平原、旷野的世人对改造自然、建造人为空间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在上帝的干预下

受到了挫折。巴别城也一直被看作人类放纵欲望与骄傲的象征。但是 20 世纪美国旧约学者本哈德·安德森 (Bernhard Anderson) 和罗那尔多·D·帕斯卡瑞勒等则认为,“巴别塔”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城市的故事,而是关于统一与多元的故事。这个故事必须放在创造神学的意义上来解释。人不是因为骄傲和创造性而受诅咒,而是因为他们企图把人聚集在一个中心化的地方,因而违背了神的意图——应该繁衍众多,充满大地并统治大地。”^⑫因此,巴别城也象征着人类统一与集中的欲望,统一与集中也是所有城市的本质之一。

在圣经中,世俗城市作为人欲望和意志的产物,与人的信仰、道德品行有着密切关系。人的罪恶败坏、玷污了城市,使城市充满了罪恶,人之罪也即城之罪,城市因人的正义而得救,也会因人的罪恶而被毁灭。圣经中首先被上帝毁灭的城市是所多玛、蛾摩拉,这两座城也成为西方文化中罪恶之城的象征。透过所多玛的故事,可以看到她的罪恶主要表现在淫荡放纵、性倒错、冷酷无情、缺乏怜悯之心、封闭、排斥外来者和陌生人、迫害异己、不认识主、亵渎天使等等,在这样的城市里,上帝的使者或者外来者、陌生人,以及本城的异己分子都处于危险的境地。所多玛式的城市在圣经中俯拾即是,如《士师记》中的基比亚城,就是所多玛的另一个翻版。一个以色列人与他的仆人在日落后到了便雅悯人的基比亚城,想在那里住宿,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就住在街上。一个老年人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说:“愿你平安!你所需要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对房主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⑬那房主出来劝他们不要这样作恶、不要行这样的丑事,并提出把自己的女儿与客人的妾给他们任他们所为,他们只将那妾拉出去终夜凌辱,直到天快亮时才放她回去,那妾死在主人家的门口。^⑭客人回到自己的住处,将此事传扬以色列境内,以色列人聚集众首领及兵丁 40 万人,攻击便雅悯人及基比亚城,“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

了一切城邑。”^⑤圣经中讲述的无数罪恶之城，几乎都具有所多玛、基比亚的罪恶特征。巴比伦，作为异教城市的典型，不仅淫荡放纵、奢侈浮华、政治腐败、压迫奴役外邦人，而且以拜别神、拜偶像、骄傲自大、诱惑神的子民而著称。圣经中多次论到巴比伦的罪恶和她必将毁灭的命运，如《以赛亚书》第46章“审判巴比伦”：“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从幼年劳神施行符咒”、“多行邪术”，“你心中说：‘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轭加在老年人身上。”^⑥在圣经中，耶路撒冷的形象最为丰富，寓意也最复杂，她从一个异教城市变为圣城，又从圣城堕落为罪恶之城，成为背叛者的象征。在《耶里米书》中，先知耶里米谴责以色列子民和耶路撒冷在精神和信仰上的“贫穷”和“愚昧”，说他们既不认识神也不知晓神的作为和法则，无法无天、任意胡为、道德败坏。“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没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⑦“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从先知到祭祀都行事虚谎。”^⑧“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⑨在《以赛亚书》中审判“罪大恶极的城耶路撒冷”：“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以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搀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为伴，各都喜爱受贿，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⑩众先知预言耶和華将惩罚耶路撒冷的罪恶：“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然后，你必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邑”。^⑪透过圣经中无数被毁灭的城市的故事以及众先知对城市罪恶的谴责，可以看到罪恶之城的精神本质与人性的邪恶的密切联系。

二、妓女：罪恶城市的隐喻

在圣经中，妓女、淫妇是常常用来表现城市罪恶的一种隐喻。不论

是异教之城亦或是堕落之城,淫乱无度、放纵肉欲是其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罪恶形态,已经远远超过了性道德的范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圣经》中常常用妻子的移情别恋、不忠和放荡淫乱,比喻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叛和对偶像的崇拜。美国学者乔·奥·赫茨勒指出:“通奸和卖淫不仅是对偶像崇拜的比喻,而且如实地描述了为那种偶像崇拜所腐蚀的生活”。²²众先知谴责罪恶的城市玷污圣坛,把圣殿变为妓院。在圣经的城市叙述中,甚至常常将妓女与城市等同起来。

《以西结书》第16章“不忠实的耶路撒冷”,以妇人比喻耶路撒冷,以她的淫乱比喻耶路撒冷对上帝的背叛。耶和華对耶路撒冷说,她(耶路撒冷)原本低贱不洁,初生的日子就没有被怜恤而是遭到厌恶,被扔在田野,“我从你身边经过,使你存活,使你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我用衣襟遮盖你的赤体”,“用水把你洗净,使你身穿绣花衣服”,“又用装饰打扮你”,“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你又将我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它行邪淫。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它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它跟前。”²³“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又为自己建造园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众女’是‘城邑’的意思,本章下同),使她们任意待你,她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主耶和華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²⁴《耶利米书》中谴责“不忠心的以色列”,同样把耶路撒冷比作淫妇,并把耶路撒冷的灾难归因于她的淫行:“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露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²⁵在《那洪书》中,同样把尼尼微比

作妓女,把尼尼微所受的惩罚归因于她的淫乱:“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藉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②《启示录》论及巴比伦(暗指罗马)时用“大淫妇和兽”作比喻:“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的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褻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盛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③并预言,巴比伦的邪淫将受到惩罚,巴比伦城要倾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行各业污秽之灵的巢穴(或作‘牢狱’),并各行各业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④不论是异教的巴比伦、尼尼微,还是背信弃义的耶路撒冷,都将因其放纵淫乱而受到惩罚。

罪与罚的历史观贯穿于圣经对于城市历史及命运的叙述中,罪与罚也是圣经城市观的本质。

三、罪与罚:血与火的洗礼

在人类历史上,无数城市因为天灾人祸——战争、瘟疫、沙漠、风、水、火、地震——而沦为断壁残垣或掩埋于地下,甚至永远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至今发掘的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巴比伦以

及尼尼微、迦南诸城市、耶路撒冷等等,其毁灭都是因为种族战争或宗教冲突所致。在犹太人迁徙、征战、定居、统一、和平、分裂、亡国、漂流、复国的历史进程中,无数城市在血腥的战争中被毁灭,耶路撒冷在其历史中,也历经劫难,血流成河,前后被征讨 37 次,毁灭性的陷落 18 次。²⁹公元前 597 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军攻破耶路撒冷,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及圣殿被夷为平地。公元 70 年,提图斯率罗马大军 8 万人将耶路撒冷围困,被俘虏的犹太人约瑟夫斯在城墙下劝他的同胞投降:“铁石心肠的人啊,放下武器吧。……环顾一下四周,仔细瞧瞧你们即将毁弃的这美好的一切。多么伟大的城市!多么壮丽的圣殿!这是多少民族才智的结晶啊!谁敢让这一切统统付之一炬?你们当中有谁想使它毁于一旦,永不复存?”³⁰然而这座城市和它的圣殿最终在罗马人的肆意屠杀和掠夺下夷为平地,变成了死亡之城,“在历史上空前的、惨绝人寰的恐怖中灭绝了。”³¹

然而,在圣经的叙述中,城市所遭受的所有天灾人祸,都是其自身罪恶招致的必然结果,是神意的体现,是神对城市罪恶的愤怒与惩罚。他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³²火是耶和华的见证,也是毁灭与净化的象征,“耶和华从火焰中说话,他的愤怒如烟冒出”,“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³³他使烈火在罪恶中间燃烧,“烧灭你们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部被烧焦。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³⁴烈火、饥荒、瘟疫、战争都是上帝惩罚罪恶之城的工具,他将罪恶之城交在敌国的手中,不论拜偶像的异教城市还是背叛者的堕落之城,都在异族人刀与剑的攻击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饱受战乱的磨难和死亡的恐惧,最终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耶利哥,这座威震迦南的名城,是以色列人毁灭的第一座城市,作为一座异教的拜偶像的城市,它的毁灭是命中注定的。约书亚率领以

色列人在神的帮助下越过约旦河，直逼耶利歌城，以色列人的呐喊震天动地，使城墙倒塌，以色列人攻入城中，城里居民尽行杀灭，城中的一切放火烧尽，所得的无数城邑及周围的村庄分给以色列各支，显赫的耶利歌城化为灰烬，并被诅咒万劫不复。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⑤作为圣城的耶路撒冷以及作为以色列人精神信仰和支柱的圣殿，它们的建造、被毁灭以及赎罪后的重建，都是神意志的体现。耶路撒冷作为圣城的形象主要在赞美诗中得以塑型：“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⑥正如詹姆斯·道格提（James Dougherty）所说，“处于世界中心的圣城，是人类要求和平宁静的一种象征，存在于人渴望与神交流的内在需要，与普通的、与此相反的城市相对立，表达了人类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上进行选择的宗教体验。”^⑦圣城耶路撒冷处在异教的、拜偶像的、不洁城市的包围与同化的危险中，在灵的生活和肉的生活做着艰难的选择。耶路撒冷的建造者大卫、圣殿的建造者所罗门以及历代的君王都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背离耶和华、拜偶像、道德败坏、政治腐败，最终使圣城走向堕落，变成了“巴比伦”。耶和华将灾祸降于他们，战争、瘟疫、饥荒伴随着他们。《撒母耳记下》叙述了大卫的罪及上帝的不悦和处罚的预言。大卫占有了美妇人拔示巴，使之怀孕，并设计将她在前线打仗的丈夫杀害。大卫所行的事，耶和华甚不悦。耶和华借约拿单的口如此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⑧后来，大卫的后代之间征战不和，押沙龙杀了暗嫩，并背叛父亲，“将王的众子都杀了”，逼得大卫逃离耶路撒冷，又遭到便雅悯人的诅咒。耶和华又将饥荒、瘟疫降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⑨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

时候,大卫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④耶和华就停止不灭耶路撒冷。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不可与外邦女子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⑤但是,所罗门离弃神,除法老的女儿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在晚年时随从别神。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不专心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我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⑥耶和华使所罗门的敌人四处兴起,北方各支派也开始叛乱,连他的臣仆也都背叛了他。以后的列王不断背叛神的律例和戒命,行大卫所行的甚至更甚,交鬼、行巫术、拜偶像、敬奉并为天上的万象筑坛、战争连绵不断、流许多无辜人的血、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讥笑神的使者和先知,藐视他的言语……,以致使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出。耶和华对他的仆人——众先知说:“犹大人陷在罪里,‘我必降灾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太,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⑦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圣殿里杀了壮丁,不怜恤少男处女、老人白叟,所有脱了刀剑的并王和众首领,都被掳到巴比伦作奴仆。加勒底人掠走圣殿里的财宝,并焚烧神的殿和王的宫,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变成了荒场、乱堆,“骸骨抛撒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不再收敛,不再埋葬,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⑧背信堕落的城变成了死亡之城,无人居住,成为风的家和“野狗的住处”。旷野的草场都已干焦,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经逃去。”^⑨

荒原,是罪与罚的见证,是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罪恶之城的景观。遍地的硫磺、盐卤、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一片死寂,全地荒凉,无人居住,万物枯死,野草不生,河流干涸,土地干裂,绿地变成沙漠,干旱死荫。地是空虚混沌,天也无光昏暗,大山小山尽都震动,空中

不再有鸽子飞过。如《以赛亚书》“耶和华要责罚世界”：“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诅咒吞灭……。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新酒悲哀，葡萄树伤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各门闭户，使人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④《耶里米书》第 51 章有关巴比伦遭罚、陷落乃至灭亡的预言：“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无人居住……，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有哀号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致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⑤骄傲、浮华、拜偶像的巴比伦城，作为异教城市的典型代表，注定永劫不复。而耶路撒冷，将在赎罪后被重建为圣城。

四、天堂之城

在强烈的反城市背后，潜藏着关于完美城市的理想和渴望，要理解圣经中对城市的否定和批判，就必须探询其批判和否定背后的价值准则。在先知们对罪恶城市进行雷鸣般的谴责之后，又对幸福安宁的未来乌托邦投以短暂的一瞥，向人类描绘了毁灭后重建的“新天新地”和“圣城”的美丽图景。“他们所展望的耶路撒冷新城，辉煌、灿烂、富有、受上帝祝福，信靠神”，^⑥充满了忠信、博爱、同情、怜悯、公平、正义，人

人正直,消除了一切罪恶和苦难。在溢满着奶和蜜的土地上,河流与泉水川流不息,荒地和废墟变成了伊甸园,沙漠变成了花园,万物繁盛,葡萄树和橄榄树果实累累,动物间和平相处,人民永世分享着自然的丰富物产,养育众多。圣城,是天堂的复现,是神在地上的家园。如果说,世俗城市是人类世俗欲望和意志的载体,那么“圣城”则是神的尺度的体现,与混乱放纵的世俗罪恶城市截然相对。

《以赛亚书》预言了变为荒场的耶路撒冷经过赎罪、赦免后的景象。耶和华的荣耀将再度照耀耶路撒冷,喜乐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荒凉之城被重新修造,“城门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众人都将聚集到这里,“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以和平为你的长官,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的居民都为义人”。^④新耶路撒冷必为人所喜,“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⑤《启示录》“新耶路撒冷”一章用伟大辉煌的词句描绘了重建后的“圣城”景象,这所由上帝允诺拯救并重建的“天堂之城”,其物质环境和精神生活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而是一个纯粹宗教性的、精神性的社会。方圆四千里的城,形状呈四方形,高大的城墙用碧玉造成,城墙的根基用各种各样的宝石修饰,12个门,每门是一颗珍珠,门上有12位天使,城内的街道用精金铺成,整个城市好像玻璃一样透明。“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象碧玉,明如水晶。”“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凡不洁净的并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⑥处于世界中心并超越了时间的“新耶路撒冷”景观,其几何学上的完美象征着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这个遥远的未来之城消除了一切罪恶、不洁、苦难、黑暗、死亡,精神压倒其他一切

价值,并由惟一的上帝所治理。

詹姆斯·道格提指出:“对圣城的想象,包含着神圣、复杂的意义。作为一种精神指针,她成为被流放者的精神支柱,远远超越了物理实体的限制。与周围恶魔般的罪恶之城相对立的圣城,是宗教天真时代的一个奇迹般的设计,在诗篇和先知书中,她变成了一个明显的精神象征,完全不同于现实的耶路撒冷,用以表达深刻的宗教观念。在基督教的发展中,圣城的设想,表明城市从一个敌对的现实转变为一个远离特定历史城市的宗教象征。”^①“圣城的奇迹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存在于内在神圣的知性中,是由心灵的眼睛而不是由肉眼看到的精神秘密,她是精神的象征。”^②圣城的理想在悲观、阴郁的城市想象视野中投入了光辉灿烂的一线希望。尽管城市是人类邪恶、压迫、恐惧的汇集地,但也可以成为神的居住地。尽管神毁灭城市,但也参与城市的建造,并“在城里做工,拯救他的造物”。因此,“城市也是人类走向服从上帝,从造物主那里获得召唤,实现天赋人权的地方。”^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所否定的是世俗城市的堕落和罪恶而不是城市本身。圣经中罪恶之城与圣城的对立两极,表现了物质的现实城市体验与精神的理想城市幻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表达了人类对于自己最壮观最可见的造物以及最复杂的组织形式——城市——既自豪又负疚、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圣城的理想为后世的乌托邦城市设想提供了想象的灵感和话语资源,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伯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1808)中所描绘的“未来波士顿”,以及威廉·英里斯在《乌有乡消息》(1890)中所表现的梦中之城“新伦敦”等等,无不是“天堂之城”的幻想在地上的象征性复现。

注:

- ① 所多玛、蛾摩拉、尼尼微、巴比伦不断出现在左拉、妥斯托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加缪、贝娄等作家的小说中,用以影射他们所表现的现实城市。左拉《娜娜》中对巴黎以及淫

妇娜娜的描述与《启示录》中巴比伦的隐喻“大淫妇和兽”十分相似,狄更斯小说和爱略特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死亡、废墟和荒原意象同样可以追溯到《圣经》中那些被上帝惩罚之后变为荒场的城市景象。

- ② 17世纪,在大瘟疫和大火灾频繁降临伦敦的那些年份里,宗教界人士及许多普通人都把这些灾难看作上帝对伦敦道德堕落和罪恶的愤怒和惩罚,是对城市居民的警告。托马斯·那什(Thomas Nashe)在《基督毁灭耶路撒冷》(Christ Tears over Jerusalem)中说,“处在自私自利、追求时髦和欺骗之中的伦敦人引起了上帝的不悦。他称伦敦是罪恶的沉渣泛滥之海,警告伦敦人,如果不悬崖勒马就会遭到耶路撒冷和所多玛的命运。”1666年大火之后,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威廉·桑德克洛夫特(William Sandcroft)在布道词中,以《圣经》中城市的毁灭为开场,把伦敦人的这次经历与尼布甲尼撒和提图斯对耶路撒冷的焚烧相比拟,他说:“很明显,上帝的审判降临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头上,大火正是他对我们普遍存在的罪恶的不悦的证明。”参见 Joseph P. Ward “Imagining the metropolis in Elizabethan and Stuart London”, in Gerald Maclean Donna Landry (e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Revisi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28.
- ③ Joyce Carol Oates “Imaginary Cities: America”, in Michael G. Jaye and Ann Charters Watts (ed.), *Litera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1 New Jersey P. 11.
- ④、⑦、⑫、⑭ Ronald D. Pasquarello Donald W. Shriver Jr., and Alan Geyer “The City in the Bible”, in Chittenden Kirby ed., *Making Connections across the Curriculum*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6 P. 200 P. 201 P. 204 P. 202-204.
- ⑤、⑶、⑵、⑶ James Dougherty “The Five Square City—The City in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London 1986 P. 5 P. 252 P. 5 P. 22.
- ⑥、⑩ 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 P. 5.
- ⑧、⑪、⑫ 《圣经·创世记》第4章第12-14节、第11章第1-9节、第20章第24-25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第4页、第9页、第16页。
- ⑨ Romulus 罗马神话中战神Mars之子,罗马城的建造者。
- ⑬、⑭、⑮ 《圣经·士师记》第19章第20-22节、第19章第23-25节、第20章第48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第250、151、253页。
- ⑯、⑰、⑱、⑲、⑳ 《圣经·以赛亚书》第46章第1-8节、第1章第21节、第1章第26节、第24章第4-12节、第60章第5-21节、第65章第18-25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第708、659、659、681、723-724、729页。
- ⑴、⑳、㉑、㉒、㉓、㉔ 《圣经·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第6章第13节、第7章第8节、第3章第2-3节、第8章第2节、第9章第10-11节、第51章第36-42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第738、741、742、735、743、745、799-800页。
- ㉕、㉖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译,南木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7页。

- 23、24、34 《圣经·以西结书》第 16 章第 4—22 节、第 16 章第 23—34 节、第 20 章第 45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824、824、831 页。
- 26 《圣经·那洪书》第 3 章第 1—4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917 页。
- 27、28、31 《圣经·启示录》第 17 章第 1—5 节、第 18 章第 1—2 节、第 21 章第 16—27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287、287、291 页。
- 29 李原、李洋主编《被毁灭的城市》,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第 129 页。
- 30、31 维尔纳·克勒尔:《圣经:一部历史》林纪涛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539、535 页。
- 33 《圣经·申命记》第 4 章第 36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170 页。
- 35 《圣经·约书亚记》第 7 章第 15—26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208—209 页。
- 36 《圣经·诗篇》第 46—48 章。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542—543 页。
- 38、39、40 《圣经·撒母耳记下》,第 12 章、第 24 章第 15 节,第 24 章第 16—17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300、317、317 页。
- 41、42 《圣经·列王记上》第 11 章第 2 节、第 11 章第 11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332、332 页。
- 43 《圣经·列王记下》,第 21 章第 12—15 节。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第 373—374 页。